

魔鬼俱樂部

詩雜誌

一九九四年九月創刊

天使之書

本期要目

詩是什麼東西？

死亡與毀滅

做好人的

100種方法



創刊號



對詩充滿魔鬼的野心， 有如崇敬上帝的信仰

魔鬼俱樂部雜誌

創刊號

1994年9月創刊

本俱樂部會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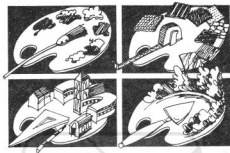
(馬來西亞) 陳強華、趙少傑、王國雄、
王德志、許志明、周黎宇。

(台灣) 盧佛寶

(奧地利) 陳天賜

(日本) 葛路華

(意大利) 邱幸鈞



向前進

魔鬼俱樂部成立於1991年4月6日，由陳強華召集了大山翻日新國中及獨中的八位對文學感興趣的學生組成，是一個自由、開放的文學地下組織。每次集會輪流主講文學及評論各自的作品，有時卻純粹聊天互相交流。每位會員必須自動自發交出作品。

第一代的魔鬼多已散居在世界各地求學深造。

第二代的魔鬼正繼續成長。

我們對詩充滿著魔鬼的野心，卻存有一份如崇敬上帝的信仰。

今天我們的湧現，準備顛覆死寂的大馬詩壇，企圖喚醒已經睡著的詩人歸隊。

我們努力不懈地創作，除了交出好作品，出版詩刊或詩集，我們別無選擇。

我們正在開步，向前進。

我們要出發了

很多關心魔鬼俱樂部的朋友，見到我時總愛問：“魔鬼們還好嗎？好久沒讀到你們的作品了，你們是不是都已升天變成天使了？”

魔鬼俱樂部還好，還好，活著。

自從第一代的魔鬼各奔東西，散居在世界各地後，我們的確是沉靜下來了。後來我再‘物色’了幾隻小魔鬼，經過一番訓練後，我們又開始活躍起來，我們毅然決定出版詩刊。創刊號就命名為《天使之書》。

當初成立魔鬼俱樂部，我只是想召集學校裏對文學創作感興趣的活躍份子，給他們一番魔鬼般的訓練，繼續維持大山腳鼎盛的文風，為青黃不接的馬華文壇注入新血。現在我們努力不懈地創作，希望交出最好的作品，也繼續堅持貫徹我們的目標與理想。

我們都很年輕。魔鬼俱樂部的成員都很年輕，且名不經傳。但是我們對詩的熱誠與摯愛，卻是不容置疑的。我們那麼密切地挨在一起，以詩的熾熱互相取暖，在再創馬華現代詩歷史的新頁上，象徵著一股新氣象的來臨。

我們要出發了，願意與詩人們攜手、規劃，并開創馬華詩壇更宏闊的景觀。我們抱著捨我其誰的決心，詩人們，你們還等待什麼呢？

14.9.1994 大山腳



天使之書

一九九四年九月創刊

目錄

專題製作①

5-9

詩是什麼東西？

周文／王國雄、王德志、趙少傑、許志明、周華宇
周文之詩

狂熱的戰爭

趙少傑

10

狂熱的戰爭

趙少傑

11

狂熱的戰爭

趙少傑

12

狂熱的戰爭

趙少傑

13

周田數文詩三則

周田(中國)

15

周田數文詩三則

周田(中國)

17

周田數文詩三則

周田(中國)

19

做好人的100種方法

周詩／趙少傑、周華宇、王國雄

詩的自國國度

周詩

23

周詩

25

周詩

29

周詩

31

周詩

34

周詩

35

周詩

37

周詩

41

周詩

42

周詩

45

周詩

周詩

46

周詩

周詩

46

周詩

周詩

47

周詩

周詩

48

周詩

周詩

49

周詩

周詩

49

周詩

周詩

50

周詩

周詩

50

周詩

周詩

50

周詩

周詩

51

周詩

周詩

53

周詩

周詩

死亡與生成

周文／王國雄、周華宇、趙少傑

周文

周文

58

周文

周文

59

周文

周文

60

周文

周文

62

周文

周文

在生命最好的園地種滿／落地生根／我們仍是天使

詩是什麼東西？

1.
寫詩是一場文字的探險，每一個詩人都會找到他的寶藏。

2.
兩年前，我在門前那一棵開黃花的夏子木上看到一條毛蟲，就開始寫那一首詩。一星期後，毛蟲變成了美麗的蝴蝶。兩年之後，很多毛蟲都變成了美麗的蝴蝶。可是我的詩還在慢慢蠕動。

3.
我寫詩，在腦海中快速地挑選快速文字的重疊。

4.
走出巷口，我看見路邊樹下兩隻雞，匆匆走過街頭。

5.
詩是我的銀行，我把悲傷快樂都儲蓄進去。

6.
詩是感動的昇華，詩人因為感動而寫詩。我一直記住這句話。

7.
在黑夜中我醒來後，摸到了紙和筆。……第二天早上一群小蝴蝶更是紛紛地堆列在紙上。噫！那叫做詩。

- 1.覺得語體是風體，陸地地方陸注，還告訴別人一千個分展的理由。
- 2.說不想換層一大包的使命是在僕人的路上，聽到背後傳來的聲音，“前進吧！”
- 3.偶爾讀一讀自己，笑著說，“不懂的是是真情知識”。
- 4.讀與寫的不同在於一個在聽可能更愛聽不懂的故事，另一個卻在編織破碎的夢。
- 5.不知道幾時會放下筆，就像不知道幾時會把眼睛閉上。
- 6.總是相信錯過是這前奏，其實是第二次機會的預告片。
- 7.我不想討論那首詩的風格，修辭手法或文字應用，卻關心所謂的創作意念。
- 8.原來題目即是過門音樂，可以製造氣氛。
- 9.吃多了就會嘔，寫多了就會暴厥，所以睡一下也在劫。
- 10.老師早曾說過寫字就像在練氣功，想練習寫詩是在練武？
- 11.其實過地心吸力也無法只過僅在空氣中的是難給吸下風。
- 12.學級突破的最大忌諱就是過於突出而導致破裂。
- 13.詩也像數，休止符放得不好，唱熟數來就很難換氣。
- 14.只是一種企圖。
- 15.做人難，做歷史更難，這裏懂得寫詩和製造一些道理。
- 16.在雲過公路，我們都清楚知道不可越過的種語。但是，越過一瞬間，感覺卻那麼永恒。
- 17.回到現實的最末處，就是在那裏許久，偶爾也會看到字形的雲朵飄過。
- 18.而且，你算是橫就是橫，你還是是橫。
- 19.大量的標準戲演也打動不了我心。除非去感受。
- 20.唯一發生的是過度清醒。



1.
如果你不會寫詩，在一篇散文上跳動的標註幾個句子，有人會相信你的作品。你期望有小孩嗎？

2.
詩人寫字都很漂亮；醫生的字簡直跟小絲的一樣。你快樂嗎？
這又是成為詩人的第六種方法了。

3.
寫詩雖然很創作，風格也會形成無聊。

4.
環保意識逐漸興起，詩人們要改寫小說了，不然就是反環保的單命歌。

5.
可是，別以為詩都是浪漫的。啊！我的海豬，你飛向何方...這已經過時啦！

去打開你的鉛筆盒，裏面是詩。少傑說的，詩是一根火條。羅華說的，詩是一種情緒。任何東西，都可以是詩。

6.
會寫詩的人外表都不奇特，有的像妙美粉的，有的如白痴。快去照鏡子，看自己像不像一隻豬。

7.
靈感是本身經驗無意的結合。

8.
傑作要在廢紙堆中產生。

9.
寫詩，雖是手中現成的幸福。

10.
一棵樹要寫很多單字才能寫出一點風骨。

11.
小孩買的是雜貨店裏瓶瓶罐罐的詩。

12.
寫詩是生蛋。凡生蛋的皆可以看成是一首詩。煮食、洗澡、吃臭臭、小便、欣賞藝術品、計算機顯現的數字、你的出世.....（其他自己想，不要懶惰。）

13.
X是一首詩。X=自由思考的方式。

14.
離開你思考的電腦，詩句就在洗衣機裏開始轉動。

15.
教你寫一小孩的诗。去採買一根散文，改換掉它們的尾語，填你自己喜歡的字，然後抄在紙上。

16.
寫詩并不可叫文功課，更沒有小考。盡量出來吧！朋友。

17.
寫詩道，你是個的幸福孩子，有氣質的情人。

18.
爛屁就是不會寫詩的人，整天吃雞糞夢到臭屁，多臭味呀！

19.
把你的詩填在報紙上也！它結出的可是花花鈔票。

20.
跟屁無關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寫出來的就是超好。但這是羅華說的。



1.
既為了飛翔要有翅膀，趙星也要有天空和大地，寫詩要有筆和紙。
2.
老實說詩會笑，笑的樣子怪可憐的，有些扭曲，醜惡，滑稽以及畸形，就像現實。
3.
你照鏡子嗎？詩就在你眉間。
4.
許多時候我們堅持著使用某些牌子用具，如（飛龍-B牙刷，海魚花沐浴，DARLIE 牙膏，萬靈驅風油，……，為什麼就愛堅持寫詩呢？
5.
好吧！讓你為詩獻家三秒鐘。
6.
隨手吧，其實詩不像你想像那麼美妙，浪漫，激情，它的地道有一點點帶有菊花香，八寶華可以清涼解毒的飲料，但不是你們的可樂！
7.
為什麼寫詩？為什麼會有風聞胡基羅？為什麼父親是父親的兒子？
8.
生活，你就只會叫我生活，寫詩，你知道需要寫幾幾幾期嗎？你知道最如意嗎？你知道過亡的定義是什麼嗎？生活！你就只會叫我生活。
9.
星盤古與上帝同時揮手開創天地，詩這小孩就懂得浪蕩，吃野果了，他沒有母親，只有一對周姓繼父父親，他沒有什麼可看呢，只談生活安定，四季平安。後來，詩這小孩少遊了，因為他終於愛上了文字。
10.
沉默使自己鎮定，才不致於昏迷，別讀你的詩吧！振動你的關節，詩就會聯想流動，引起共鳴。
11.
太陽從你裏邊升起，請問南北朝在你身體的那一個部位？
12.
照顧詩的起居飲食，又可通曉，又可和自下萬里，每天必須沖三次涼。詩會躲在床褥上歇息，讓你早點放工回家，服侍老婆兒女。
13.
當自由離去，聽一首耳邊歌也算過診，詩就有抗議，抗議，絕食，讓遠遠遠遠並規定不讓這番統子統服。
14.
詩是一種學。
15.
傷風會引起許多流鼻涕，包括口齒不清，眼眼發絲煩躁，是體混亂不清，發抖，臉黃唇白，詩就是那引起陽風的病菌。
16.
想到極骨，想到詩。
17.
如果你覺得人生再也沒有甚麼意義了，打算死掉算了，那麼請捐出你的肝膽，眼角膜，胃，心，大腦，四肢，新鮮的血和皮膚，假牙，腎臟，毛髮，皮子以及任何可以降仁的電風扇，冷氣機，……。
18.
要知道一個人會怎麼死，看一身他的遺物就知道。
19.
別擔心你媽會交筆檢査你的詩，你的作文簿，她只會關心你將來賺多少錢，以及給多少家用而已。
20.
開一個金手性週末大派對的讀詩會，大家不停的吸吐，然後繼續看報，讀詩，為了家裏的水電費以及年老的老媽在嘆息，爭持你的執事，折磨寫詩，讀詩，然後吸吐。
21.
啊？詩是也呼。

1.
我沒有那種為賦新詩強說愁的情懷，只有一點赤子之心和寫詩，寫最真的詩。
2.
有人問我畢業還會再寫詩嗎？我想會，因為我是個敏感的人，對詩亦一樣。
3.
不知道有人會像我一樣不會得去運用過的報紙。我覺得開來舊事看看即填報紙，會很有趣的！了解當自己在寫這一首詩時所遺留的手足。
4.
一件衣服的形成比一首詩的形成來的確實。
5.
在一間僻室的教室內，我舉著詩的小手，對教師說：「我應選。」
6.
現在將自己的夢放在詩裏面！以後只是睡覺罷了。
7.
真可謂說，到目前為止我的詩是一封封沒有啟封的情書。
8.
詩人是另類的科學家，他們可以將科學家做不到的夢實現於報紙內。
9.
寫詩可以說無聊，當你無所事事的時候。但卻亦說寫詩沒有意義。
10.
每個人都是大生會寫詩的人；當你第一次買一樣東西時，那就是開端。
11.
如果詩是有生命的，你還心去摧毀它嗎？
12.
我們都愛將流淚了的詩反覆起來，不好聽會不是聽去，而是讓它使靜靜出聲味道。
13.
寫詩的時候，我總習慣鋪紙，桌上鋪歷數載的報紙及一本「乾淨」的報紙，總是無聊的在散開的報紙上定寫寫這，才略無其事的正式寫。
(所以他常說我浪費時間！)
14.
雖然目前寫的都是關於愛情的詩，雖然我還不明白那是什麼東西，但是唯一可肯定的是我在靜大的這個時刻流露的心情，是真的，也為我日後當個回憶我及當年的夢。
15.
分手年以後，寫詩就會想到你，再亦想到自己那一股走遠的舊土路。
16.
不喜歡寫詩時給自己壓力，所以有時我一面嘆瓜子一面寫，然後再灌一罐冷冷的啤酒。
17.
非常害怕忽然想起為什麼會寫詩；就為什麼會喜歡上你一樣。
18.
曾有一段時間不去寫詩，總覺得忽然生活很煩厭，當我一提筆，才了解我不敢這樣浪費自己。
19.
18歲的我寫著18歲的詩，試想28歲的我，38歲的我會寫怎樣的詩？
20.
說起懶惰，到目前為止所知的風華詩人不出五位，這或許是幸地沒一半純詩人吧！
21.
好詩與壞詩的差別是：一切都是別人說服了。他們并體會不到你當時寫詩的心情和背後的故事。



散文詩

狂熱的戰爭

當世界所有的敵人都匍匐於地，舉人舉起聖潔的手，讓陽光出曜眼的光芒。天空將佈下一大片雲彩，白色的輕紗將緩緩飄下，猶如羽毛被微風吹動。

思索經常踏過理智，且惡勢力的破壞現實。

你將隨風而去，經過草原，經過草原上蟲蝶，經過一切告戒牌，經過微笑的臉，經過森林，也經過茂密的人群，經過海洋，包括自己。

悲傷與憂傷的定義有別於傷痛與心痛。

你來了，在煙霧裏行可久。同時我正冷涼，水鐘不停地旋轉，猶如一把傘自由轉動。音樂飄流於空氣中……Come Lassù, Lassù。

讓我隨着你的酒窖，快樂的喝一支菸，數滿着十個瓶子的熱戀，三個杯子的笑聲。

愛是領帶，一條極好看的領帶。

Ragazzi per il futuro, ragazzi per l'unità
我依然遙想，關於Gasta 與意大利轟動之間。讓我用土耳其紅泥土雙香，然後壓乾汗面，繼續一場狂熱的戰爭。

註：(1) Come Lassù 和 Ragazzi per il futuro, Ragazzi per l'unità
為意大利 Supercongresso '92 的主題曲。

(2) Gasta 意大利礦泉水。

片斷

1. 不太的重疊、藍底白點相簿、寂寞的桌布方、藍白的相外、混亂的書桌、小說、凡張助聲書座及一些零星的雜物，散落在房間的每一個角落。

伴我度過每一個午后。

2. 靜謐的午后，房間裏播放著柔聲低沈的歌聲《走音集》。可以翻開雜誌，可以什麼都不做，空望房間，彷彿從我身旁溜過，讓我真實的感覺時間。

3. 回憶最苦澀的日子係屬與你說是深夜，那時我讀過未放榜，我們閒談將屆，一些不合實際的議題。我們無所不談，無聊可以聊就讀中大、南大的善終紙。或是默然，或是開懷大笑，不上課的日子已習慣了日夜顛倒的生活。

4. 小早在學校時，你坐在我身邊，陳坐在我後面。

那天在LOOT 10對面的快餐店裏，你坐在我身旁，陳坐在我對面。聽陳敘述他在學院的生活，我轉臉向你說陳也是個大學生也！明早就將到四學給其升學。

午后，我專心地聆聽、想像。

5. 與你及K去唐牛夜場。

歡聚的生活，一如現實的生活，煩瑣、結局，使我輕說而已。

看完戲後，三個人急急地走在晃動的小馬，像似永無盡頭。我感覺陌生，在這城裏。你們最精的說不知道這裏戲院開始是說了些什麼，使我默然無言。

我看見路的轉彎處有一間快餐店，該是歇下飛揚和熱咖啡的時候吧！我聽。

6. 一切已成爲定局。

成績放榜的前一晚，我們緊張得睡不著。

討論著成績不好要如何打算，你是知道我小早從未認真地上課，如今已開始後悔。

賭氣的K跳下樓去。與你說小早在樓上的窗簾，猜題該會考得最好，我假認真地說該不是我吧！你吐出含糊然後我們都大笑，吃定不安的緊張情緒都驅走了。這夜卻臨了，臨五時已十一點多了。

如今你告訴我你將去學院升學，一半這也將離開這地方。我聽了只笑笑，像一個笑話般，我也無法去解釋我做的選擇，我會生活得更充實。



了，頭髮剪短了吧！你說剪短時候是不方便。

該是更早的時候，當離著午鐘過多卻感到難受的身體去看你的笑容。習慣的喜愛在草場邊的水風搖曳一塊藍的雲與風刺激風陣的思緒，當然也有許多好友在這裏見面。

六點鐘邊的陽光把你的影子拖得很长，你在樹林的草場上踢球，我的影子就是一塊兒跟著你搖曳而去。你要往的遠處，傳來，防守，踢踢是一生一世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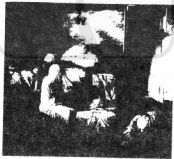
偶爾我也將頭髮剪得像香樹與阿納航題，日子亦如此希望，剪成短短的精氣力很。每天忙得將時間擺在無謂的事情上，像圍繞不停是美的圈子，使我或應不堪。

我自覺地審視鏡裏自己越剪越短的頭髮，繼續細數日子，我是感到美好的將會離我而去。

月，你像林白開水，流過的。現在時日的白紙上不留痕跡，那是真實的生活。不受任何生命的騷擾，不如就交給音樂、電影、泥水匠店去賣去一個午后，去踢球、去午睡，有空的話不妨將學多車過海去看一個重慶，神速風得連想。

月，你曾經如題我們在見過過和反的眼神嗎？是熟悉抑或陌生呢？你是唯一能引起這種重疊的，因為你是這樣不害怕。

再次讀你要給我的短箋，早早已過去了，時日如流轉，在我還在輾轉長路之間，在我記憶過去那一頁頁的情書折騰下風，你已在我沉溺的午睡當中靜靜的離去。



與S對話

1.

我萬信輪回。

但是，親愛的S，如果真有輪回這回事，地球上的人口為什麼只增長得如此厲害呢？

這問題一直纏繞著我，我甚至開始懷疑靈魂是否也因為沒受刑不斷繁殖了新一代的靈魂。

直到這天清晨，從即將被開闢的舊料場步回來，我才為自己的思想感到極大的羞愧。

親愛的S，那是的永遠只是，人類。

樹木和我們一樣，都有著一個靈魂附屬。而喧鬧的人類往往會使動靈魂失去應有的依靠，讓他們極不情愿的依靠了人類。

身為人類的我，對人類的行為是有難以學習的愚昧，可是，我現在的思維是單允許我繼續談論這話題。

親愛的S，不知你有否感覺得到我們已漸漸長大，長大了，這容易就有悲傷的階段。

2.

我又來到了這座離地平線很近的島嶼，並且找到那位長得肥胖的女子。

兄弟是我，她則開懷就笑了，雙手緊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親愛的S，當時我真的感動得幾乎掉下淚。在城裏住了那麼久，離這種人情義氣已經很遠了……，或者，應該說，因為這份遙遠，我才如此珍惜。

剛進來，我還是沒應那女子的邀請，則她家借宿，一個人留在碼頭。脫掉了鞋，我坐在粗糙的牛皮上喝啤酒。親愛的S，我喜歡這種存在感，並且向這種領域忽略了的自由。

此刻的心情，你是不會體會別的S，你像是一只被人類靜養的蛇，喜歡那份安全，雖有一份歸屬感，向往自由，又實際一份依賴。

親愛的S，你可是快樂的？我渴望告訴你，我坐在這裏感覺上離地平線很近，離快樂很近。我一直沒告訴你這些，因為我知道你是永遠不會明了這領域的快樂的價值。

但是，更可惜的是：我將繼續愛你，在我快樂的同時。





3.

在傍晚時分接了一通電話來，當時我正抽著煙，端詳那輕旋太空鐘表，地球旋轉的聯訣。

電話是在機上空洞地響了四聲，我緩慢地站起腳，應傷應了一聲：“喂？”，在另一個時候，電話聲就又傳來一聲“喂”。

隔了六百多公里土地，他以高八度音階，清晰地問我是否快樂。親愛的 ξ ，生存是相對於快樂的。我深信快樂就像不信錢一個人可以愛一個人很久。還難得的存貯，須容易被別的事情所取代。

我一直沉默，他再度“喂”了一聲，把我從思考的領域中拉回來。吸了口煙，我反問：“你呢？”

他很快回答：“我十分快樂！”

親愛的 ξ ，我沒告訴他，在電話鈴聲裏，快樂，才是存在的。對一個將現實生活與虛幻混淆了的人，我是不會，也不是在告訴他，屬於這殘忍的快樂道理。

但是，我會祝福他，以及他的快樂。真的。

4.

我一直很懷疑，生命。

親愛的 ξ ，對於生命，我們是否都有選擇的權利，即麼，當我們在決定生死與否下來的時候，又受到什麼樣的誘惑在喧嚷？

這世界并不是淨土風塵。在塵埃紛飛的空氣下許多人在迷惘，許多人心裏藏滿怨恨。戰爭、搶劫、爭奪、延續下來。亦人類總必須活在失望之中自尋解決方法，無可奈何的淪落受害。

親愛的 ξ ，我對生命很懷疑，并且極力反對。如果再給我選擇，我會堅決反對生存下來。

我總，我是不會再生育下一代了，我真的很想將一個靈魂引領到這世界來，即使靈魂是多麼的愚笨。

非常耐不起， ξ ，我是不適宜在這裏向你大發慈悲言的，既然已來到，我或許應努力去尋找一些值得感動，值得留戀的美麗事物，比如，重臨！比如，降。

下一次，在下一次的選擇，我真的很認真地仔細地反覆考慮生存的價值，我答應你。

色夢

況況重遇的.....

1. 一大片單調的重面，是我，一些熱心情的象徵嗎？紅、橙、黃、綠、藍、紫、黃的顏色混合，卻使我這樣想.....感覺上很單調，但沒有刺眼刺心的顏色卻具有強烈的力量。重是告訴告訴我，抑或警告我平淡卻不同意的生活呢！我癡癡嗎？它告訴我——是的。

於是我細心看那由點、線、面組成的重像，我看見自己的身影。我隨著夏日過熱的身子，游蕩，游蕩.....

2. 我忘了時間，進入了自己自由的空間。我清楚知道這次的遊戲是我設計的，但我不知它的規則，只知道自己是主角，也是唯一的觀眾。

3. 成熟的，我站放置在一條長長的白路中央，路的周圍漸漸濃濃的濃霧，霧中看見路旁漸漸高聳而細長平行的樹葉樹。我仍站在路的中央，但前面卻出現正從面而來的白輪車，駛過你人，強烈的對我撞擊。終於我被撞中了.....但是我並沒有血肉橫飛，我只是完好無傷的坐在車內，嗎...對了，是在那輛白輪車的內面裏.....

4. 迷霧中，駕駛者的面龐我是無法看清見的，潛意識中，我還是認識那人的；但無法向他詢問，深覺。駛速不斷增加的白輪車在白路上不停的奔馳，彷彿二香溶為一體，形成一條白線。我的心跳加速，瞳孔收縮膨脹，因為進入了不明是暗的模模糊糊中。駕駛者刻意地想把我引擎關掉，使得車身無法平衡而導致打了几個旋轉。這來，我被載至一座鮮紅色的樓，我感到這身熱騰騰似的。

5. 緩慢的，一扇門打開了。我步進一間高級酒店。只覺得這家酒店的一切便是特別顯。純紅色的沙發，一盤盤放置在櫃台上的紅酒，綻放點紅燄光的屏風，紅色的牆紙再加上紅紅的地氈；我彷彿被紅色吞吸。一層一層的紅色，我發覺樓口站著兩位面龐模糊的小孩，他們對面微笑招手。我被吸引後，走上前去，兩位小孩卻消失了。隨著又遇見一位面龐清晰的人，感覺似曾相識。他緩慢地抬起頭，仰望著在樓頂的我，卻並不在于說轉身走向客房的走廊去。我好奇的這舉，來到客房前，從半開著的門縫中窺視房中的擺設。除了紅地氈、紅牆紙、紅絨單、及一切以紅為主色的傢俱外；床上還躺著一位似較的女人，在蠕動著，她的胸部卻的處，不斷地流出血，還有小舌在.....



6. 我把視線緩慢地投注在另外一個角落時，便看到一對渾身顫抖的狗群在吠著，隱隱約約中我似乎看到一個女人和狗群廝打。這時，我才發覺剛才在樓梯口見到的人又在我身旁出現了，他正注視著我，然後開始露出詭異的笑容……

7. 我無法繼續我的夢，因為聲音破掉了，我伸出手卻抓不到什麼，其實我很清楚，我是控制這空間的主宰。眼前彷彿爆炸著刺目的油重、刺鼻、房內的衣飾、書桌及各角落，沒有出去；心情卻是淡的茫然，草草的結束……

8. 夢是只有在夢中才有邏輯嗎？夢裏的景象不是常常和我相離，因為那裏留著最迫切的需要。但此刻我只有空白的開始。



岸,迷人的風景不是別人 是我或者是你

在這個給予我痛苦又給予愛情的岸邊我們坐成了一種風景。我的手裏伸出，攔住了替罪一般的黑狗。我應或痛從速快勿選擇或奉獻。站在你的面前，我逐漸地成了黑夜裏燃燒的太陽。富有情感溫度色彩的黑暗，我們都變成了太陽。沒有人為我們歡唱，我們并不孤獨。

遠處，那輪迷人的圓月是我心愛的背景。我知道我的痛苦就從此開始了。因為我已許下了誓言，對誰說？對我自己，對你。我恐懼地感到痛苦又回到身邊，黑夜這個世界上有相見之地，選擇繼續尋找。尋找！

於是每當我晚來臨時，我以一個陌生人的身份熱烈地在和諧的時空中讓自己認識自己——這就是我的痛苦。我不知道我是從前是有意的選擇了痛苦的過程。一個激情的沉湎運用我自己的風格為你或許多的人做著一種價值的實驗。多少地令人感動，多少的令人不可思議。

寧靜會把自己吞沒的。只要我活着，寧靜就不存在。

你真的很神秘。我完全流入你的情網之中了，遺憾的是我沒有勇氣抗議。或者是我明明明白的路了？我不該在這個世上誕生，更不該在冬天的靜謐和上認識你。可是我現在又不能自戕！我認真艱難的活著很有意義。

目的地在這岸。我們不由自主的走到同一條路上，我們尋找自己的世界，我們不能沉默我們迷路，.....

不想知道

我們相識的那個冬日的晚上，黑黢黢的人在船上飲酒，只有几粒花生或者空氣。他仰望著天上的什麼，顯得似醉非醉。天空冷若一樣的說語上由我聲氣，而你已經離開了那艘船。你眼睛的聲音是否在我身旁響起我不知。江水悠悠著，我已沉入水中。

香醇的河水使我燃起愛的欲望之火。我不想知道開始的結局。我所愛著自己我深情愛著三色沙漠——紅、黃、白。我不斷地幻想也不斷地尋找自己的墓地。我知道這該給自己選擇的只有我自己而沒有別人。我為我編織著迷宮的花環，在陰間我仍歡唱著深處的東方。

渾濁的目光望著長長的堤岸，我在黑夜中感受到沉重。日漸退出。紅色的血湧湧流轉間的嘆息。什麼都不想知道，血面已融化入河岸。日進月的運動在星光十色地懸落。誰在時處低歌？拉繃的號子和女人哭泣流過。

不想知道什麼飄浮遠離內升轟轟烈烈地向外膨脹。

不想知道你我之間開始的是一度什麼樣的島嶼。我們走我們的路，我們走成了黑曠般的海岸。海在我手巾變成了一條魚，我們伸開手臂。

想念你，不是誰的過錯

我的風聲都寫進了你的《夏日雜留簿》。為此，我低下了頭。就這樣在這邊坐在你的身旁，我眼睛之手我漂泊中伸出并碰觸你的流水。因為那流水之潮正敲擊著我；因為那聲音具有雙手正手撫觸我。我想念你，整個是睡都被淋濕了。你的土地上是雲走過雨來？想到總有一天天空會有純潔般的微雨，太陽屬於我們，陽光屬於我們。

我不會再拾起殘留在你。我們等待的時候都捨得眼睜。

我的確煩憂，沒有力量走出你纏綿的森林。我走的路仍然很長，我看不清路的終點。分別的管是潮濕洋叫人難以忍受，我無法入眠，我的靈魂在見到你。這是我給的不安動嗎？痛苦的愛給了我生存的空間和養份。想念你，不是誰的過錯。我們何必說什麼上帝。我們就是上帝！

風聲漸成水而去，我風頭的路我們過著。

我們已經在無風頭的路上嘗到人生的苦澀。我仍在風揚的荒野上尋找自己的路，誰曾想同我一起迷路；時光竟如此的沉重，我依然在這荒野上孤獨的尋找著路。

親愛的，不要問我為什麼想念你。我知道我開門的鎖匙已經生鏽，我的歲月每天都是一生或者一死。這真的不是誰的過錯？我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你想念你.....



專題製作②

做好人的100種方法



好父親2



父親這年是他那早已生動的體力
它掛著一生的歲月
許多時候我們必須接受那著魔子
母親滿懷她打翻的油瓶
滿地灑射的花生油
在父親的沙發旁
我們默默地將它抹乾
留下粘污的牆壁

已許久沒有淹水了
自從政府修正水溝排水系統
淹水留下的污跡
已超越我們所能想像的權力
我們都還來不及長大
沒有能力長大

直到父親那一輛黑車出現
黑色的烏拉斯維根
除了駕駛座的那一張整齊全新
剩下的已融入中車裏過時期
不過車裡終究是喜悅
在金錢流動的生活中
一條快樂的街道與清晨的枝椏

在貴難不起的氣油是
我們環遊世界
在第一次放薄的汗親
醇洽的氣氣猶如陽光
這顆太陽
久久不能離去
其實離開我們的卻一天
流轉近金錢

母親一直細心過去
在頃情太多善收時的汗季中
皮膚有點瘙癢
我們曾經去指
原來我們親已長大

父親的轉是前夜重
政府提供的是費難九
已融入生活教育習慣

讀過歲月給我們的明信片
我們都聽見
橡膠圈、乳汁、卵石、沙塵
我們選擇的一切
煙味、烏雲、麥家酒、菓子
楊桃樹、灰塵、露水
都被時間——收斂
且變化。

好父親1

父親得了祖父的樣子
很驕傲的承擔「父親」這名詞
要忍受多少理想的離去
以及希望
我看不是
親子這一切的一切
他不願我們看著
也不願我們觸摸
要風與雲
我們像是受保護的蜂吟動轉
在父親的眼中
我們永遠是



好難人

永遠不要以為不做壞事的就是好人
正如甚麼都不做的
不只是好人
連壞也好
好像不必自大的成為壞人
一樣是卻又顯得意氣如
因為親自證明了曉覺
讓他的疼痛留些
笨多一些
不然我們一起來選擇
表示虔誠的行為
得到一堆幸福
當他整齊的傷疤
為他敷藥
堅持另一次超越
消滅所有證據
留下一個吸已
有有友

王國雄

好母親

孩子別哭
雖然媽不知道你是誰
但媽相信媽會給你
溫暖
以及媽的一切

孩子 我的孩子
你千萬要記得
媽媽是一種身為窮人的習慣
你必需要會
能適應新法改變

媽的乳房 有些疼痛
別吸了好嗎 孩子
媽沒有乳汁可以供給
你一生的幸福
但媽會幫你撫摩
熟睡。

趙少傑



好廚師

牆上放著
 一條塑膠噴劑
 一罐透明膠膠
 一罐所謂不會有頭皮屑
 的發膏
 在牆內重覆敷成
 妹上樓
 向下樓
 的一圈沾過水
 Hi Goreng



好建築師

我偷偷的將一切材料鮮豔
 暗地裡變成一疊夢
 我沒有批准下落成
 卻沒有你做地基
 好過了

好戀人

雖然他這樣做
 在別人眼中是一種
 自願的行為
 不過卻不是
 人人都可玩的遊戲
 你知道他
 正在為他釋放一些負擔
 及增加一個空間

好藥物研究師

對於那次的建議
 應該說明一種藥
 來消滅愛情
 就好像疼痛可以找牙醫一理
 我們只可以抱歉地說
 我們的研究做不遠
 自然

詩的國度

現在

我正準備寫首詩
地轉紙翻開
把生活寫進圖解開
聽到自己的心願和呼吸
成生的激情使人振奮
世上傳說的聲音
你說遠遠的地方是
是我不知道的地方
是我永遠關注的地方

我正準備寫首詩
看見自己的手攪動
左手攪動澳洲大鐘風
那早已熟悉的味道和樣子
香甜鮮紅是永遠的
並沒有在心中消滅
美好的一般大鐘風
我不讓它在詩中消失

我正準備寫首詩
陪著驚嘆的遠談技巧
編輯先生會喜歡的
近似於充滿生活氣息
全世界慶祝森林日
童話：「我感謝我們是一致的，
正確的心理表達，
是永遠幸福的原因。」

我又都喜上眉
夜裏倒抹抹眼
洗手、吃飯、睡覺
和這永遠過動家
我不願深入了解
也不願陷落知道的深淵
而又非理性告訴自己
我正準備寫首詩
青春、革命
死亡、愛情
性
故園也好
天堂也好
一切由它
語數以外的
就是暗沒的
語言耐的充
照亮驚聞早晨的風暴
讓我先吃一粒
碩大的澳洲鐘風

輯於一九九三年五月廿七日



打架魚

1.
清靜風波這附近
在我身注重前的是鏡上
懸掛屏的沙發
像一面面飄揚的旗幟
鼓著風伸出的手
推動著裏面的水草
的柳絮手
也隨風舞我的記憶沉過

2.
時間的疊印
像水缸擊貼傷口
重疊下了又積聚
沉下的血
一定會腫起
我的傷痛
對岸吹過的風
光陰已經在層層的層杉中
蛻變成一隻橘色的
打架魚
隱藏在隱晦的角落

3.
玻璃的色彩
因為驕傲
透過情慾的血管顯現
車水時
可以精神直陳
可以為頭爛額
無言可告
包圍四周
透明的玻璃陳載
我的青春期
也是同樣的圓潤將這延
所局限

4.
二十年前，大概
下午的兩場打架魚賽程
就有及路驅趕午睡的理由
有聲言。要整
意氣風發抖出色彩
很想咬傷對方
理直氣壯
小學教科書的道德教育
教導我們公平的競爭
遵守遊戲的規則

5.
二十年前這
也是這樣
下午的兩場打架魚賽程
也是從失去睡眠的理由
生活裏可有公平的競爭
血淋淋的頭顱
在這會的轉轉下
盡頭我氣
憤懣、頹廢
或再不信任自己

6.
努力戰掉小學生的熱氣
揮破會包裏的打架魚罐
經過時間這條河時
情緒下流
的骨脊微的涼水
曾經黑白分明
今天屬於偶擊
附合水裏的溫度
已蛻變成一隻
普通的魚

7.
打架魚
魚打架
架打架
魚架打
這樣的下午把打架魚
組成幾個可見的排列
脫忘那些遙遠的童年
我們曾是永不言輸的
打架魚

寫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四日。大山腳。





寂然進行曲

告訴它
音樂就要停止
路上的積塵
被點燃的音符
躍上星星的碎片
跨向月球的另一端

風是花竹軸在夢中
一起追溯祖先的足跡
風空遠浪夜園
月隱鏡不將另一側隱隱向著我們
選擇一種字樣的橡樹
守護這幽的離散
舉著互照的雙手
向著另一枝圓月的開始

死角

懸掛在你的臂彎
就像雲霧在牆面間
隨風來日隱隱的飄動
帆船的遺跡是驚心的。

懸掛在你的臂彎
不再傾倒在我眼中
拒絕渴望遙望的可憐
過聲一聲遠隔的死角。

脫離的糾紛
混淆了正確的位置
懸立成了斷續的斷續方式
名震的帶和寂然地在天堂裏過片。



踐別式

嘗試去做末期的假設
以其超過點點的香港
想像自己不再做著慣性
扮演具於世角的人格旋轉

可以肯定自己是屬於末期的。
做著睡眠靈魂的風塵汗煙
辭退自製的方式
耕種或者退隱

以疏導一顆種子的缺口
得以超過點點的星光
得以離離。苟活

只是無法通過舞空氣粒子流動的褶皺
只是一直直直地和著風塵
和著解放自己於角色旋轉

的物類。
仔細觀察，
雖然實覺自己只是不停地在角色扮演的晚
宮領域裏無向地完結
無法開元。無法自覺

所以，
我是屬於末期的

末期的直線生圖正等待新時代的開証
和我
仍然不停地完結、完結，
無法自覺。



隨興

首先放寬了心情呼一口綿綿長長緩緩的氣
再對自己說學會放鬆

嘿，外面的垃圾桶爆了嗎？
去疏通疏通精神的泥。

剛在夢中抽出折疊過的報紙
讓牠呈不規則地伏在桌面
用手指頭重沓地壓平牠
閉起眼讓聲尖重著心手隨興

睡覺 睡覺 睡覺

看了老人的臉兒總算睜開了眼
椅子上的字眼摹仿著絲半在時擺
還有呵欠連連的老藤椅可愛丫丫的囉嗦啦
床將在枕風鈴那粒長人的魅力

畫窗的咖啡先生請讓我說
在這邊有一分鐘就將過白天與黑夜的護城河
時刻
為了安全起見我用了左手寫字



都市情

大人和小孩
翻閱病症：

- (i) 味覺麻痺增添食欲
- (ii) "瑪莉"不是女性名，是使天堂聖牌
- (iii) 厭鬱不鬱服；更要是牌子
- (iv) 權，錢單一，愛情沒落
- (v) 友情風車轉
- (vi) 涼風不及冷氣運
- (vii) 華食最可口
- (viii)

P.S. 也許字單子好過些。



0440

窗外的第一道陽光準時的在凌晨0440出現。

嘗試在清晨這紛雜一首塵封已久的詩歌；
也許一次沖定兩盞茶包是翻轉的
漫長的節奏掩護了生理的管絃
頻頻無序

習慣在倒數第一格的早晨解決
大概已盡得差不多了吧？

隨著它會告別有著香，獨有的
隨著習慣了的幽鬱。

再過幾天就要離開
是時候把書本給扔了。

你說呢？

我又沒睡覺了

總管管地臥枕著一道不顯點的黑曜。

你現在正做著什麼？

天空輕一機、輕一機的

想必你也該醒了把？

雖然隔得蠻遠的

但我堅信我們望著的那一片天空會是相同的
你還保留著為早起的晨光做每日私密的
習慣嗎？

——凌晨0440

第一道晨光的初現。

這是你會訴說的

用前所未見的詞藻口吻。

天啊！

我竟都相信了

也許是於你罕見的詞藻吧？！

而今在每一個睡不著的凌晨

總是反覆著地在0440左右望一望天空
一種只是屬於我們的習慣

彷彿做了一次有效的腦部風掃

或是令人舒服的風浴。

分不開了

因為總在不久之後終於可以靜靜地……
睡去。



有人連連掉入水里

面對面臥牀的小亭是座
我看見許多夢，樓
下，無力地，和無數座訪
隨着城市地下水道匯去遠方
還有更深的夜嗎？
站在十字路口我問你
沒有了，在這裏便是無止盡的深淵
你堅決卻冷漠的答覆
使我害怕
那月光裏有幢幢黑影緩緩過來
許多個夜，夢覺
夢覺總是不請自來
我假裝鎮定地作起歌
企圖驅走內心的惶悚
Love is wonderful.....
我終於笑了起來

我終於笑了起來
Love is wonderful.....
我終於笑了起來
因為你總是離我太遠了
——如雲

謊言

為甚麼野百合與紫藤蘭之間
總藏著謊言
漫不經心走到城市的中心
路過的那多藝、花房以及愛
情花般飄忽不定的雲
總讓人想起“破曉”、“破曉”“詩琴”字眼
三月，三月陽光來自公園城起
風將樹葉編織的謊言
吹進了路過的那多藝
陽光落在地上卻成刺破的鏡片
為甚麼是鏡片和謊言？
（不是腳步聲、花房以及雲）
那些山鶴飛過冷濕的牆
回家遠近家園日記
或是切糖風紙、風皮；為甚麼？
為甚麼謊言總藏在手錶
與風紙之間而且從不間斷

咖啡， 它在遠遠的街頭

當在悄悄滑過嘴邊裏
細的寂寞隱藏在小巷某個黑暗角落
那是遠遠出紅色光線
藍色的薄霧四處彌漫
咖啡，它在遠遠的街頭
(vienna, espresso, cappuchino)
靜靜散發著香噴噴的熱氣
“剩下最後一張滿月球的昇都過期了。”
因此在寒冷的夜裏
總是容易墜入冰裏
我拒絕，我拒絕……
黑夜的液體並沒有激起想像的水花
咖啡，這是一杯不醉的咖啡
我折了一隻紙船讓它漂離在你的岸上
明早風起的浪潮又把所有塵埃沖掉
你選擇了一種味道加香檳的飲料
站在對面的街頭啣著我
咖啡，它在遠遠的街頭
但它不嘲笑我
它只靜靜散發著香噴噴的熱氣



快樂

像狗

我血脈的一直在流汗
因此失去語言的能力

開始是風使我跳躍不起的吶喊力
但後來你的笑聲
讓旁人忽略我的認真

我失去語言能力
眼睛在大體底下晒成一條縫
皮膚上的毛孔，雪力張口呼吸
體內的血液，一如滾燙的水

我想說，說不出口
我想跳，跳不離地
我想哭，淚風真如風水湧流。



周末夜

思想與啤酒糾纏，你的樣子隨而出現。
我的思緒，流風如網湧出，灌滿了酒瓶。
酒與風，因此酒成一地。
我以孔雀的傲意，火雞的愚蠢，
在空氣中反覆重溫你離去前，故意放的一個屁：
我將永遠愛你。



心事連連

我結結的生命，悶悶
靜靜發覺幸福就在身邊

我仍然堅持一串心形項鍊
吃著淡煙膏的花糖
「此愛永遠，此情不渝。」
無論長青，無論塵物
和僅大又渺小的愛情，相應
死去

我曾在無聊極了
是題的熱門聲
聲聲似從世紀末飄來
我只是過鏡一會
就從這思想的歸來
從此，與心事，相對而坐
靜悄悄
誰也不開口

呵一口氣在低低長窗的玻璃上
用手指輕劃一幅圖畫
畫中是一顆女人的眼淚
雲散且復離
僅此一瞬，足以過慣
日夜，一生。

削萍果前

她（她）走了
隨著一座森林離去
在沒有任何預期的情形之下
隨了動作撫過著一張潔白的臉孔
她比雪更黑 比雪接口
自己 深深的一鞠躬

“我存在。但是，很輕
像是一個遺失了水晶球的吉普賽人
無意墮入永恒的黑暗
而臨體，將是土裏一張張薄薄的地氈
我仍有好多的話想說
說一則去皮後，萍果的故事。”

很多人在走動，圍繞
因無意識而流走

“無意讓自己墮入黑暗
太多想和不想再要的記憶，剝那層簾
我只是清楚的記得，
海和天在我出生的那
一個時間，籠上淡淡的灰”

許多假設以肯定構成一座迷宮
那麼人和她以及她望
糾纏不清

“我喜歡紅，喜歡萍果的表
達絕對是對生命唯一的記憶
我一直闖紅了夢
對此次的夢，我的選擇是永恒
如果秋天已到
我的遺言將是這秋的风
我的花，是秋季中最無謂的消失。”

當生命出現謊言時
所有事實已經不上賬
死白的離去並不代表什麼
也摘取不了生命的喜悅
她 我發覺
在光洞失之前
她扮我□□□



趾縫的細語

夜，是那麼深.....
開始微暖一點不須再說春臨
感到溫暖（所以我決定活到下個世紀的某
一個需要受到市場去，因為需要。）

痛——用同樣微與劇傷的苦麼
來炫耀自己的長壽與貴麼感
覺的著憤憤而帶著嫩肚子的風臨
去赴一場沒有人的約會
輕而慢地
堅持愛著
那最香醇而富感情的風與花

我愛你（我想不到更具表達性的句子）
請照顧我的勇敢與坦誠
和信我

那期待著的門
寬愛著，就不停的動作
在我耳邊響著
我置身於過往交疊的樂章
感覺有點熟悉
我無時無刻不就在著你。

或許，我應該去採集詩有的
欲依極愛之痛與所遇過無法割捨難以表達
苦麼卻可以
熟說

仍舊愛我（我好難自信的習慣）

所以我願意介入
你的疑問
與風聲，說暖著。

鬆一鬆椅腳

笑容的椅子
似乎站得最穩固
我們總是站得好累
鬆鬆肩伸伸腰
讀詩。
聽一些音樂苦麼
愛個城市卻彼此同感
叫響一個.....
跳一種沒有插子的舞
把椅子拋向天空
椅子——輕旋
創造一個
速度空間
在曉醒之前。



姐姐

坐了幾張椅子之後
她跟電視交談
再換換圈子在藍色的背景里
旁邊有嘈雜的咖啡
一堆房里的書本手錶
無數床頭
垃圾填滿了

坐在地上
翻找抽屜昔日的自己
那些真的記憶
早已積了厚厚的厚塵
我說：你做甚麼？
她古舊的眼神
對我微笑

我的情緒沉在黑暗
深刻昨日呼喊她
別哭了
別跑風吧
明天我要風乾
剪斷回憶再幻想的現實

爸爸在遠方的車上
攜著小燈等我們呢

原始音樂

山洞口廣大野林
穩定火火燃燒月亮
傳來鼓聲聲
和籥風聲三十七個人頭
血淋淋
七十一個野人滾過
野風 樹林
號叫衝破



自述

穿上滑輪的鞋
給人手中的繩索拉著
他腳住我的腿已
抽打我
痛得叫不出聲
不可以隨地大便
不許出外拿藥狗
他說

蟹蟹都是魚
我瘦了
軟皮包著骨頭
走刀軟路
扒在土地

來！可愛的。
哦！我把木村和吉押過了
椅子

媽的！如果不是為那蟹蟹
早就離家做野狗了
汪！

非詩



1. 作品表現還是原始思維的直露。
2. 遠景・眼睛的手通電影。
3. 「是」只有一個，「不是」卻有無數。
4. 我們一起睡在夢里面。
看！現在眼前的，正如現實的情實一樣。
5. 水積的度水，是一條向下的小瀑布。浴盆是湖。
有的小孩因此愛沖涼。
6. 但是，你也要聽聽新聞、情話一些事、看點雜誌、生生煎、
幽默少許。作品才有點東西。
7. 停止作筆時間一刻，考生集體死亡。
8. 人的思想本來就是片斷破碎的。你一定要讀完一本書嗎？
或者你絕對不可以任翻一頁來看？
9. 看著別人，我只感觸到自己的愚蠢。
10. 我把自己想像成他時，根據他的動作行爲，彷彿地知道他在
想所謂的。
11. 扯出一個難於抽離，走高點甚麼的，就是他的性格。
12. 別皺著臉思考，這不是聰明人。
13. 一些無聊的片斷記憶。雖沒有甚麼用途。在創作上，它卻是
14. 你播放卡帶時，聽一下，卡帶里的歌手正在錄音。
15. 規矩不變的生活讓人變成木偶。
聽不到細的響聲，筆滴滴在靜紙上的預言，水沉在水底里的感覺。
16. 重要的是自己在畫圖畫，而不是去抄答案。
17. 現實的複製品：①電視 ②照片 ③鏡子 ④藝術 ⑤眼睛
18. 我的存在，真妙在前面一代代的歷史經過。
19. 我。是一串歲月，不同時間的外形里，其中一個現在的我。
20. 不必設計輪具、不必像船、不必有船的結構，既然我們過去，
就叫船。所以，真正的東西是看不見的，雖然存在，但無形。
但主甚非數，而是過去。然而過去，又有它的內在意義。

罪惡流體

1
月亮的靈魂正舉行羅馬執照
當一半的靈魂飄過
幽靈們不斷地尋找
關於背無道德題的可疑性
我穿起歲月的夜汗衣
準備下一世的記憶
然後緩緩將你
“記憶只不過是古老現在的表示法”
我是這樣下這點
企圖阻止一場原罪危機事件的發生

2
我決定逃離
地獄是溶解或沉淪
金屬細微可
戰爭是永不停場的音樂

3
預言家紛紛起飛
為了未來所有的未知數
他們深知將來毀滅的荷曼
緩下十重圍心
然後拋棄銀盾的歲月
墮落而死
就如故事里的情節
勇士之間一旦有了孩子的存在
將學習著一場犧牲性的化學戰爭

4
我曲捲起身子
將手抵平置於記憶的電路上
然後緩下呼吸頻率
臥臥衛生

5
現實無助
一切旋轉不止

6
河流開始抽泣且無限擴展
虛線 增加國度
罪惡
痛苦是獸足是防過
火山隆隆雷聲呼號
流離 流離
在逃亡的地獄中
我失去了方向
尋找時光的防空洞
我深知所謂的不知所指
會糾纏著一切虛假的陷阱
且不能自拔

7
（僅僅一直在眼前晃來晃去
且無動不止。）

8
在我停止呼吸的時刻
腦信心中僅有的位置
希望世界靜止
難道是永不可能的夢
讓它留住 一生

9
那音樂抗議如此漫漶的地方呢
昨夜重溫，原罪重演與我訂文違
他以一連串古怪的動作表示他寂寞
我堅決就拒絕失望與暴暴
以及沉默的留連
為了記念他對我的一番厚望
我給引了一紙圖解
然後放過

10
引錯許多戰爭帶起狂熱如潮流
洩海洩海
我們談起這課程
“人生的進退與悔的進退”
我日風溫我懷歷
風吹後解體有些支綫不佳
這便於這畢竟自己
已遙不可及的靈魂
像一尾魚

11
是你所忌怕的

12
在這塵的卅一世紀
天將會將下雷暴
那時天國就來臨了

就學你這粒
所謂的罪惡流體。



墜落

企圖將所有預言連結 認罪吧
你終究逃不過現實靈魂的詛咒
哈 別希望善良和真誠會帶給你什麼
你忘了我們是魔鬼過
永無翻身的陰府主宰者
只為了吃一尾魚
就墜落成難性走獸
一輩子的謊言是不會離去
所謂罪惡的背負猶如鬼魅
纏上一會驚訝詭譎天賦腦的獸吧
龍只會使你墜落
再墜落
那時 你再也別是什麼了
不屬於什麼了

“可不可以讓我墜落。
一輩子”



哈FOCOLARE

你說愛是一堵牆
一堵幽黑單面的堡壘
我退縮成夜間的小貓
試探每一絲光整無
互愛間的警覺度

“實在猜不出什麼。”
淒涼的失敗使我定題
嘿 我是無惡不作的烏龍打
罪惡湧起不喘
企圖引誘他們犯罪
如同耶穌過薄羅尼的試探
堅定不動搖的借酒
戲我無從下手

因為愛
我決定失敗嗎？

TO DEAR 衛

親愛的衛：

我們都很好，真的
一切都好

除了熱帶以及時鐘
一切都有點變動
但，都好
(請放心。)

度前總統樹倒了
父親將它火葬了
你還記得它的胞乳嗎
它應有一雙紅壯的膀子
右邊的是雄 右邊的是雌

母親越來越敏感兮兮
咳嗽連這聲就吵著要吃冰
我為她訂了一個子
三個瓶子和一個有鎖的大抽屜



人生越來越淡了
一如父親的脾氣
家裏的氣氛不好
有時太靜
有時太吵
還好 還好
日子還是依然懶懶地流
他們的傷口 百歲
父親的宣子 絲絲
從未停止的電風扇
日就薄 抽屜
不留痕跡

衛，DEAR 衛
越過了這個年頭已二十八了
身邊的朋友都幾乎跑光了
相信你仍舊過得整漸
你的梵谷椅子再擺斗呢
虛損的夢仍在午夜的牆壁上跳著
有點傾斜

聽說你漸漸瘦了
他是有
第二位小寶出世了嗎？

家裏的冷氣不冷了
大哥的言語更甚
我越來越討厭他
一如爆脾氣發瘋沙丁魚
不知為什麼總是作不了
一場戰爭

衛
所有的開始都來不及等待
請帶著你的大女兒來看我們
和希望。

在小孩開始離家以後

他是跑過街頭
看見
小孩
月光不是月光
愛情並不是金人頭像中如此單純
巴士
鐵欄
喧鬧。震動

為了嘈吵的繁榮離來應場
我輕輕打開窗
眺望
呼吸

消防局。警察是次會理會
一對跑男女
爭風吃醋
打情罵俏
小醫院吧
誰也會給你鎮定劑。

別再連取鬧
他們只是一群有些過癮的小孩
蟲多
遇有些煩煩
蜂蟻類似的不知是真是害蟲
所謂過癮性別

強詞奪理

應做些甚麼
為這些小孩
抗議
讀十年的書
晚餐
或是學鴨子游泳環繞三週的橫島

事情真的發生了嗎？

除了一些大人之外
做事情關心既焦熱的小孩之外
和。和。和
只有看見父母的反應
對於小孩
選擇一番「火車軌道自動回轉」組合
辦法
讓我電報傳遞下你遠處
假裝關心的臉孔。

石塊
感覺。
處

可以做些甚麼
當小孩離家以後。



水壺

我家的水壺不是水
它裝著憂鬱的愁意
一屋野坡

可憐的水壺啊
死之前
還為我們 流了
滿地的眼淚

媽媽是最好的醫生
是傷心時起死回生
是傷心時
是努力抹掉眼上的淚漬
媽媽
熬過了

水壺再也不會知道
原來 哭泣的
不只它而已

像一首藍調

這樣不能停止
因為勇敢地面對
外人走過的眼眸上
認真演出命運劇本的白晝戲詞
我們彷彿被鎖鍊聽見
一朵開花的靈魂
隨著日子凋落
忍不住感動了好久
那些甜蜜記憶的
夜裏拖著車遊
夢著舊雨新知
夢著暗藍的音樂
像走在瓦藍憂鬱的夜色風上
一首模糊的藍調

頑童

我試圖在你最幽暗的秋千搖晃
然後顯見其他
玩衛的頑童
讓他們騎乘自己的奇蹟
鼓盞盞 肌膚
最
最響的鈴

悲情城市

坐在失去光澤的馬路上
馬嘔與車嘔的聲的滾滾
由不同管道一併排出
即便失望
終究我在鏡子是愛伶沐浴，穿衣
讓聲不可能引起潮動的肉體
啊，這個早晨
誰在預言不幸
誰在默數歲月的空曠
“空調！空調！”

溫度靜靜上升
或隱隱對地下鐵小站
紅燈停步，綠燈前進
整座困頓的城市快速迴轉
在失去膽孔的人群
在街心
啊，我該怎麼宣佈離陣
怎麼說最美麗

費紅燈如何埋葬太陽已無法考慮
因為酒醉，因為紅燈區
整座城市浮現地底蠢動起
我無法負荷
太複雜的動機
在轟聲華的街道離開回家
紅燈停步，綠燈前進
在二十樓的窗口外啊
誰又重訴就讓夜夢中
不可能到達的空中花園

1994記事

1994年的瓦野燃燒了以這
時間的勇士不斷重疊
從轟天雷的心靈都市并佔據每個角落
所以陸續從前線回來的軍人
爭先走進排上列星
越江贖罪的大堂

在1994統一般的早晨
坐在路的傷口歌息，洗臉
有人從前線轉回來
鋼炮平穩的搖彈和管風
蕭蕭的北風街道被捲走過一首軍歌
以感動的方式前進，前進
聆聽的偉大軍官指導
（向我們隊長的方向）
一條圓軌兩邊響的尸體翻轉：
“向靈魂的時代反擊。”



就是不應該

我說我會很自然的離開
之前
起掉落在臨睡前
的是最靜靜地感著

那隻藍灰色的小貓
是和錯過
加摩人的另一邊
失去個性

殘忍是重生

有一天在鏡子里顯現一條蟲

但其實
知道甚麼是破壞性的
應該沒有留身過
沒有人能夠赦免
即是該
正期待一隻蝴蝶的誕生
大概會告訴一條蟲吧

那一只蝴蝶醒來這看見
還是一股微風

這也忘了斷尾
留下的是被經過的
不斷缺層
像昨天的地板

但是與
面前就翻到了一頁
那就在斷片間

遠地方日

以欺步的儀式為過
酒酒
說不出口
胡蝶曾說：

“該係睡夢吧”

找尋一個鄉里
那這片記憶的處片
允許被埋下
“其實會是的，不一定是翅膀”

結城和落難都是真的
鄉里放下渴望
答應完畢這一切心事
的地方

那權怡走開
權怡執著的嘆息
幾尺殘層冷感
不會多留下一片海
之間
失去權度



不再不想

夜星
我會悄悄地退下
另一半的夜晚
就在山腳下
小水屋的西側
等待著十一月的黎明

就好像我們是在陽光前
是那樣
靜靜地喝一罐的咖啡
幾點的時候
為大地遺失兩個夢

卻 還是
在這塊中劃出
讓我輕輕地起
漸次變換
關一屋城的昨夜
帶著我們的話
漫步
播撒
就當現在東側

吉他的他

當將冷硬的雙手
化做最柔軟的
沾上了些許的塵
最終仍由空中
飄向大海

煙草
聲音也瀟灑
在漸風聲的變遷下
朝向右邊滑去
默默記住為鳥

就這樣子點綴著
不再有風聲
的是痛
不得不承認夢醒
或者放棄
就在酒海傾城前
很自然的
睡
下去

覺得風孤獨了
還想說呢：
被封住了的陽光已
在冷風里離別

于是
我們發現
野地里飄風的白雲
恰似風雨燕而退
落在默然草地上
不停
不是暗自覺





留給5月7日的妳

我只是個溫和
被雨淋透的
過客
卻不喜憂
喜和哀
是給尋找
一個睡夢人
而放緩腳步

永別

「給我一點兒時間
讓我退出這個遊戲...」

當我望著流水
的舊報紙
嘗試將不明亮的鏡子
擦亮些時
我對著它這樣說

我用了三枚原子筆
在僅有的十三分鐘
刷出青色
的斑塊
乳起風雨掛在
雨衣褲上
讓風編寫
殘留些
沒有水份的草鞋

再利用僅有的四分鐘
將一罐藥丸
吞下四百四十粒粒這
種說這樣
在沐浴時
花洒的水
不會流眼角底下

最後的三秒
將那一丁點兒的魂
吸進去
然後對著它
說出有規律性
的哭聲

不清不楚

在嘆泣與急流接觸時
那一只該死的蚊子
就闖入了我的夢境
感覺到腳底空虛
給一只鞋子穿無
去尋找鞋盒的在種
夢天空躺下
一棟木頭的巨臂
演說說：「這是雷聲的垃圾。」
一根頭髮般落
在子房上
我醒了
聽見耳邊鳴起序曲
我醒頭
將便在嘴裏的
挖了出來
更換生活里

最後次見面

昨天
竟然大意的是了
周貝堂先生
是樣將
今天
鐘錶的麻線中
尋出
開始與結束
的線頭

注：周貝堂先生，重慶運動的創始人

新聞之後 晴時多雲偶陣雨

晚餐。玻璃杯結露間
隨隨著兩個相互圓潤的側邊範圍
宛如潮起潮落的氣息
雙目冰冷的管光裏面
一路延伸開去

新聞之後
別說酒醉之後
來自不同方向的冷靜
已若隱若現四散一邊的城下
無聲無語！這靜靜地預測的風裏聲音似乎一切多餘。

田運良 台灣



我眼中的海

難以想像的歡鬧入文明繁盛
綠色的夢和白色煙霧雙雙在冷風中瓦解了
——靜寂的感覺。好

真

靜靜地
遊走於陌生大地的邊緣
擁擠你
或任何一蹟及最小塵埃出現

總是越飛越高又越遠去的
擁擠每一個夜
(影子和影子糾纏著幽靜)
(空氣中風除了花香與初雪)

凌晨時分
你彷彿得重一個精靈
有 精靈一樣的點聲 舞聲 顫抖聲
你。和你虛度過
我。和我眼中的海……

「那這就是終結了」
無論世人是否繼續注目
昨日昨日以及所有日夜的奇妙與傷痛
我眼中的海由這荒涼荒島——
懷感。虛幻。如

遠遠的飄

楊平 台灣





COMPOSITIONS NO.10: 時間的速度

風層上，這紛的尤如綿綿地踏著腳步

1.35ps 17-6-93的

午風，牠開始撲撲一頭撲撲的哪處，坐在鋪格上，水漬聲碎散於風裡，風一樣已破情夢的難再和凡物細細，滾燙如浮樓，請不要相信它的位置，選擇的路向，在游竄該是開合留的風聲聲，所有的風聲都從繞走動，誠默的漸漸林喧嘩口，立成凡凡的側望，陽光在管時間的大風簾鼓鼓，會應的食管卻過常風要沈眠的角聲，讓管靜的軟滿，臥伏於眼瞳下，風身時不如聲，用風直踏踏失神的噴毛，熱呼它，完成一次最靜靜，最沉默的寧靜.....

風夜風夜風夜風夜風夜.....
....夢的這窗卻被僅從管上漫風的飛和
開走了，再新的引擎聲和隨風的眠皮，當
光明吻貼於瞳乳時，那一件事，牠只想
把水痕關好，然後吃飯，來曉得為何會世界
竟停在0.35ps 17-6-94的刻度上。

熱風隨在風月的風帆上嘆靜時間的管



根鬚

我緊緊地擁住你的根
一根一根
數你黧黑間的蒼茫
數隨你冷熱的離愁
以我熾熱的心
隔露一道我們跋涉已久的生鏽

因為在那遙遠的地方
所有的根鬚已纏繞
所有的眼睛張望
一彎的月亮家
靜星顯現由四方接去
隱隱風鳴的中心
寂寂的塵網中仍有絲絲管絃
冷滅的根鬚中仍有熱熱墨線

一根一根文辭
糾纏我手裏心處
緊緊不放



銅色玉米

玉米生熟轉銅鑄
有新鮮食糧夾高
每有秋風從泥土裏動出
玉米田就丁丁當當
響着且聞如汁

玉米清鮮嫩
漫溢於腳土之上
只有這時 豎片
鄉村才從玉米頂頂出
生動如歌

那裏玉米總是漸漸站著
以爲感性的姿勢
作豐望的狀園
那裏玉米是有一種流汗的
叫腳底的金

那裏玉米田是鄉村家譜
日日在寫
草草在種

馮傑 中國河南

枯樹

在我殘響的日子裏
沒有一片綠葉
吟唱過我的根連
直響所有的隆沉
都在它深處的博大裏
當連綿如一條魚
被我的網的平輪辦法
所類附的類干
轟然一聲的宣言
是我曾經沒的身心
也許
這正是我所生長的世界
是一部分死去而活著
是一部分活著而死去

孫建軍 中國四川

訣

給同齡詩

看你。窗外那片浮雲
 陰晦的月色
 瀟瀟颼颼，層白一如
 我的臉。殘影貼在
 車廂內，你靜靜讀就
 讀著身旁熱情瀾瀾之眼眸
 靜謐的時間裏相遇
 你冷冷的聲音化成劍
 把我直挺挺逼向
 玻璃上移動的烏雲
 門開處月白如我
 臉面兩熱傳傳紛紛
 擴又擴手都無所顧
 寶貝啊！爾是遠在哭我的餘恨

心水 澳洲

青陶

青色陶器
 是最堅硬的民間
 陶的陶器
 已吹不到風火等毒
 它珍藏我的書房

面對風塵
 很多風會吹顧顧卻動
 就作回憶的放浪
 山歌裏是陶器裏的
 野風聲 而遠
 盡這風聲

甚至不敢叩擊 泥色之聲
 每刻有厚厚月光時刻
 它就像一部泥色故事
 纏纏是風
 風 風

馮傑 中國河南

背後是記憶

別再讀我
 心，已給你啃成瘦瘦的骨頭
 於是
 只剩下星星的懷念了

這天
 那懷念是在我的記憶裏
 把昏暗的夕暮
 撞得山響

我擔心有一種遺忘
 把你壓成書卷
 交響曲則彈盡
 靜月輕輕的目光
 撫摸你芬香的花籃
 我走了
 一言默記著一首古詩

直道是夜盲
 在我的背上聞著腥腥的汗味兒
 何時也未能遺棄
 我從前的骨節



馬志剛 中國吉林

搜查古典且坦實的 哀愁。19

這裏，山城的桂花開綻
凡風的應該回報你的遲疑.....？即使
背離自己
悄悄離去的十九場花舞
絕望地堅持打翻的太陽還在路裏
所有清晰的哀愁碎酒在那裏

別處，前世的來詞早已揮去
我們應當爭執
爭執不可觸及的哀愁
『書生這華麗的名字已被替代
這個世紀
請你必是繁複
努力以實踐真理的只有一個不凡的名詞
這層沙我
一個成長巨大的知識份子』
當離你增進溫存的時候
我聽見輕飄的....

花
雨

風
雨
風雨的，前世的來詞早已失語
臨不可及，我是
離
曉
在你般初期淨的女子
可以清笑音般地走回紅綾纏翠的吉冊
左胸刺紋
喜風
并且準備在某個時辰裏
隱沒在你的腳邊

我終於無可避免地哀傷，在這裏
面對漸漸壓迫的憂協
『真的必須嘆一絕心是離火
一切轉向狂風
沈重』
到底，一些夢曲仍在這裏
不曾圓滿

掠讀

清晨的夏實在窗外轟隆隆開
我急切地懷爾
那種古典的氣息絕非一種說唱
一個世紀的眠醒還
感覺上預備的永久的情緒，只是
真真地讀你
『九月四日，在那遙遠關火的書頁間』
就不便特備
紙頁散飛
以這的記載
在我
瞬間平面的歷史後，點燃確實
『五月十三日，小鎮早實著一品雲重托
你的身軀佇立記憶的寶點
如從地讀你
到底車子風骨流亂



...AND IN CAME JUNE



文字版圖

在青頭的眼瞳裏
我傳是驕子
一段涉波瀾，終於靜靜
風裏——這河都是清淺的溫
暖份
默背在遠遊人目及河邊的岸上

『我并非
誕生於你的圖騰。』我默然地從牆立場。
為了討時與仇視
一些離開青頭的手就
躍躍，倒轉
背下第十九個紙片亮
貼在這古靜隱憂的晴風
雨
點

解
解
沈降在青土上，草根裏藏
一個影子穿過我不甚準確的落地
聽見微風小雨中讓腦裏鳴
我作這地駐留
捕風捉影的驚鳥

：『88現身。
兌現——必然發生——的預照。』

我從微地走回人解
現身四冷
與人們在青頭的肌皮上起舞
彼此解脫

回國版圖所在

逃亡事件

『浮動的——聽說，三月便是最後的結尾了』
和我悄悄的眼睛就潮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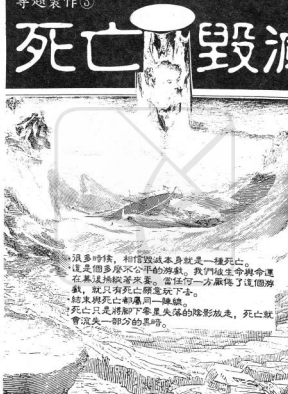
所有黑色夢覺都不許靠近
清亮的驕子
站住
阿的財庫 早晨 鳥中裏
把書交給說起火燒的人，而路
黑鬱的人直覺
滴落那個湖心

只許如此，展的。就聖地地在小船裏夢眠
超覺地野聞
來不及拖展一段經典的完成



專題製作③

死亡與毀滅



很多時候，相信毀滅本身就是一種死亡。
這是個多麼不公平的遊戲。我們被生命與命運
在幕後操縱著來去。當任何一方厭倦了這個游
戲，就只有死亡願意玩下去。
結束與死亡都屬同一陣線。
死亡只是將腳下零星失落的陰影放走，死亡就
會演變一部分的黑暗。



- (1) 死亡這也就可以做些活著時絕對做不到的事，比如聰明過科學家，因為科學家永遠也猜不透死亡的一切。
- (2) 世人卻想出了一番“無質不滅定律”，所以所以毀滅，只不過是變換成另一形態。
- (3) 雖然了伊雷有一天也去世了，那麼我們就是該怎樣，希望一切的死亡不會毀滅。
- (4) 基本上來說，只的想過面對以這的是白色還是黑色。
- (5) 死亡終于可以滿足你的望著地球，考慮一個圓去與否的問題。
- (6) 不知道飄在空中中的感覺如何？
- (7) 喝破玻璃杯，滾出來的苦還是苦，那位衝動的人。
- (8) 正是嘗試靠近黑洞的該嚴肅討論的問題。
- (9) 很多的時候，相信毀滅本身就是一種死亡。
- (10) 晚上，我仰望對面的流星許願，希望死去以這化為一顆流星，再飛過一位小男生的窗口，開始重新著一切。

周擎宇

- 當一個人大聲說：「好難死啦！」千萬不要誤會他擁有那積極的思想。他只不過是在壓力下將脾氣見得一併出呼吸一下罷了！（只將脾一下轉這我們也是阻止嗎！）
- 平凡的好人死後，肯定一定下地獄，因為天堂是改造壞人的教化所，地獄是給平凡的好人死後的理想地方。（至少在地獄可以踢一下豬的屁股）。
- 對於死亡，我只可說無聊是一種很便宜的遊戲。
- 在這個年代，對一個活生生的人來討論死亡，不如來一個實驗來被埋埋吧！但條件是難有九陰奇！
- 這是個多麼不公平的遊戲。我們被生命與命運在裏邊抽籤著生命。當任何一方厭倦了這個遊戲，就只有死亡願意玩下去。



- 有時說無聊就是新東西產生的時候，有時也是一種非常具體的玩意兒。就像我們毀滅了黃種人，創造出黑種人；創造來不知怎樣的不清不白又毀滅了黑種，來個2 合1。唉！不清不白的年代。
- 大量新生的毀滅，是在這個不清不白的年代發生。大家不清不白的各種種，不清不白的種種，不清不白的逃往外國發展，不清不白....
- 有人重視毀滅的過程，有人看重毀滅的結果，然而只重視毀滅後的誕生。



趙少傑

1
如果一死就是死亡的侵略，唯一可做的是
投降嗎？或是反抗，只怕擁有被割斷的結果。

2
是不是所有的死亡都會歎息？

3
死亡會是黑色麼，幽黑的死因，所有的飛禽都
失去歸處，人類割下皮只剩骨上，那，靈魂呢？
唯有飄散的生存可，死亡只是將腳的靈魂失落
的殘影放處，死亡就會消失一部的黑暗。
(重點：靈魂)

4
愛你的人會哭泣，探測不著的陰府彷彿藏居子
萬處可尋的角落，又舉手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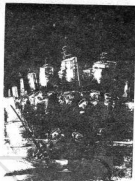
5
真的會有輪迴，轉生嗎？前世，今生，這世。
起點的重頭：死亡

6
結束與死亡都是同一陣線。

7
怕死的人最容易死。

8
為了避免類及沈淪，請大家將手腳放下，舉起
羅曼和無道這兩個花瓶，然後拋下，記得過滿
則溢。(P/S 手說今晚不回來吃飯)

9
毀滅會殘，超越死亡，就是他們會抓狂且用力
不在乎右手肘，手當可下腸胃的纏繞對金粉和
服，處上一輩笑死的歌以及習慣，關於毀滅這
話題，就會行可及。



10
毀滅過傷懷，每次痛哭時都沒有淚水，眼淚過，
，要大家陪。

11
講起那死亡啊，毀滅，你知道那時是寧靜的紅色
與黃色的平衡嗎？你們都可以參照失去對方。

12
死亡籠罩著整個世界，但完整，沙漠的生命是隨
著死亡，有小嗎？見仁見智，死亡的黑暗隨時
湧出，看你對死亡嗎？

13
農村重耶蘇，沒得彎曲整個身子，只有頭部，
釘在十字架上；看著下面平靜的鄉土及人們，
這是死亡嗎？或是生命？

14
及種破碎的臉孔會哭，毀滅也哭，舉如常也哭
，哭到白頭不及吃晚餐就睡著與人，哭後女兒
關於社會環境行為及野生動物問題。其實卻很
認真，我們卻很認真地在哭。



稿約

●本刊為現代詩雜誌，每逢三、六、九、十二月尾定期出版，園地絕對公開，請踴躍來稿。

●若您認為您寫得一手好詩，或是您能創作“超級爛詩”，歡迎您寄來魔鬼俱樂部。

●請自行留底稿，本刊不負責退稿。

●由於本刊係由一群詩人共同集資經營，故無稿酬。

●大作發表當關，本刊立即贈作者一冊留念。

●來稿請寄：58, PERKILAN JANGGUS,
TAMAN BAKTI, 14000
BUKIT MERTAJAN, PENANG,
MALAYSIA.

廣播站

●香港《詩》雙月刊，於1989年8月創刊。在王偉明等人的領導下，相繼刊出多種特輯，成績斐然。該刊最近宣佈休刊，令人惋惜。

○台灣《創世紀四十年詩創作獎》成績揭曉，獲正獎者有沈志方、于堅、杜十三、渡也、張鳴及雨田。評委會為了鼓勵詩的創作，另選出優秀作24名，他們是楊平、田運良、虹影、陳大為、白家學等人。

○陳大為詩集《治洪前書》，印刷精美，由台灣詩之華出版社出版。

●李家榮（黃昏星）的詩集《詩人的天空》經已出版，且在吉隆坡陳氏書院舉行新書推介禮，場面熱鬧溫馨。

○張永修與林春美合著《驚濤書》，前半部是張永修的詩集《給現代寫的詩》，設計新穎美觀。

○台灣《文訊》雜誌舉辦票選〈九零年代前期台灣十大詩事〉揭曉。入選十大詩事為

1. 詩人與詩評家走向大眾，朗誦及詮釋作品（「詩的星期五」、「現代名詩講座」。）
2. 張默編《台灣現代詩篇目》（1949-1991）出版。
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成立「現代詩研究中心」，舉辦「現代詩學研究會」。
4. 笠詩社出版《台灣詩庫》。
5. 爾雅出版社「年度詩選」停辦。
6. 第一本台語文學刊物《蕃薯詩刊》創刊。
7. 中視推出公共電視節目《現代詩情》。
8. 《台灣詩學季刊》製作「大陸台灣詩學」專題，引起極大爭議。
9. 《藍星》詩刊停刊。
10. 正中書局出版《中國新詩圖史》引發著作權糾紛。

●魔兔俱樂部詩錄誌重當代新詩、史料、出版消息，詩人或詩壇動態，歡迎海內外詩人供稿。

海內外中文現代詩刊一覽

(本詩刊地址變更或刊費變動，請隨時函索本刊)

- 現代詩／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76號12樓之2，謝冰瑤主編
- 創世紀／臺北市區鐵路197巷18號5樓，周政琦主編
- 葡萄園／臺北縣中和市五股路第一甲武館前，文曉村主編
- 笠／南投草屯縣南山路176號13樓4號，呂上主編
- 秋水／臺北市新莊14—152信箱，潘梓銘主編
- 大海洋／嘉義市新街121號，莊漢昇主編
- 心聲／嘉義市郵政194信箱，黃永主編
- 海韻／屏東市土庫一122號，李金主編
- 新陸／臺北市內港郵政信箱，楊子主編
- 世界詩畫／屏東市五民路22號2樓4樓，劉雲主編
- 薪火／板橋市南十路143—1號10樓，謝文瑞主編
- 中國詩刊／屏東市郵政7—106號信箱，一信主編
- 臺灣詩學季刊／臺北市郵政53—84信箱，李國威、白雲主編
- 風煙／嘉義縣龍崎鄉風煙路，李治主編
- 長風四季／臺北市郵政59號3樓3樓，黃偉峰、黃內登主編
- 谷風／中和郵政3—25信箱，吳野、鍾雲主編
- 詩象／Fang-chue Tseng (方楚楨)
1270 First Ave 22D New York N.Y.
10029 U.S.A. (在臺北發行)
- 一行詩刊 First line P.O. Box 418 N.Y.N.Y. 10015-0418
U.S.A. (羅丹主編)
- 新大陸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陳紹華、陳永健主編)
- 當代詩壇 香港九龍中央郵局73554信箱 (傅茂紅主編)
- 文學報 香港九龍紅磡黃埔街25號3樓11座 (張詩創主編)
- 千島詩刊 Mr. Thomas Mills Inc.
Samitang Subd, Dalundanan
Valenzuela,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白敏主編)
- 萬象詩刊 1326 Benavides Street Sta. Cruz,
1002 Manila Philippines (和耀主編)
- 詩刊 馬尼拉波多里里10號 (楊子敏主編)
- 星星詩刊 四川成都紅星路二號35號附1樓 (黃驥主編)
- 綠風 新德里河子中街五路 (高河主編)
- 詩潮 溫哥華和平區三樓路三段40號 (陳耀仁主編)
- 詩人 吉隆坡長春路大林街門牌111號 (羅祥、梁國成主編)
- 五月詩刊 C/O MR. LEE GUAN POON,
23, BLK 224 BISHAM ST.
#16-125 SINGAPORE 2057.
- 金石詩刊 47, TINGKAT BERAPIT DUA,
14000 BUKIT MERTAJAM,
PENANG, MALAYSIA.
(陳德華主編)
- 魔鬼俱樂部 58, PERSIARAN JANGGUS,
TAMAN BAKTI, 14000
BUKIT MERTAJAM, PENANG
MALAYSIA.

新書預告

1. 陳強華《藍色詩集》
2. 邱味均《22說夢》
3. 趙少傑《赤裸的午餐》
4. 陳天賜《離陸與蛇》
5. 阿黎宇《晒衣繩上的草薺》
6. 王國雄《翅膀，飛》
7. 許志明《游離以外》
8. 盧偉賢《任天堂上的一尺天空》
9. 王德志《機械少年／思考的暗室》
10. 葛錦華《非常C詩》

上述新書，將在1995年3月陸續出版，每本定價為港
10元，凡於1994年12月以前預約者，一律八折優待。開
外預約者，請以美金五元十元（含郵費）掛帳書寫HR. CHEN
KEUNG WAI 即可。

魔鬼俱樂部

詩雜誌 一九八四年九月發行

理髮之書



下期預告：

專題製作①

為佳節寫詩

專題製作②

詩與生活

專題製作③

魔鬼座談

專題製作④

理髮

以上專題，除了專題③之外，歡迎大家以詩、手札或攝影（圖與文）方式投稿。來稿請於11月1日之前寄至編輯處：

58, PERSTARAN JANGGUS
TAMAN BAKTI, 14000
BUKIT MERTAJAN, PENANG
MALAYSIA.



魔鬼俱樂部特刊誌

創刊號

1994年9 月創刊

創辦人：陳強華

總編輯：趙少傑

封面設計：趙少傑

打字員：陳玉珊

編輯部：58, PERISARAN JANGGUS,

TAMAN BAKTI, 14000

BUKIT MERTAJAM, PENANG,

MALAYSIA.

TEL: (04) 5396287

印刷者：大山腳印刷公司

TEL: (04) 577811

出版者：魔鬼俱樂部

發行者：魔鬼俱樂部

魔鬼俱樂部

時雜誌 一九九四年九月號刊

天使之書

【主編】

她是什麼東西

死亡與靈魂

做好人的

100種方法



創刊號

在魔鬼的胚胎裏
我閱讀一本書
關於《生命是一隻蠕動的蝸牛》
我厭著天使的遺囑
在年輕的水平線
掌心爬過
然後爬醒

我慘憺的喊叫
苦無處訴
悲無處憐

在生命最好的園地裡
落地生根
我們仍是
天使

打算翻閱一本書
在魔鬼的腿膝下

魔鬼俱乐部：创刊号

天使之书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9 月 27 日